



武斐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激情燃烧的岁月-Ⅱ

JIQING RANSHAO
DE SUIYUE
I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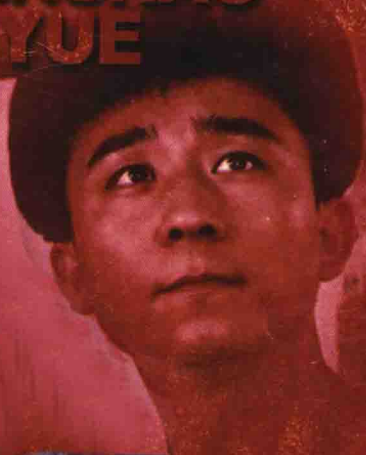
激情燃烧的岁月-II

武斐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JIQING RANSHAO
DE SUIYUE
II



激情燃烧的岁月-I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激情燃烧的岁月Ⅱ/武斐著. -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4
ISBN 7-5302-0729-6

I. 激… II. 武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8733 号

激情燃烧的岁月Ⅱ

JIQING RANSHAO DE SUIYUE Ⅱ

武 斐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880×1230 32开本 11.5印张 339千字

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

ISBN 7-5302-0729-6

I·712 定价: 20.00元

第一章

20 世纪 70 年代初，东海战略要地——唐山要塞，车子岛 152 岸炮连。巨大的 152 岸炮炮口在轻轻移动。“方向 849、高度 394、四号装药、三发连续装填……”在炮长的口令中，几位炮手紧张地做着动作，锃亮的黄铜弹上膛，捣弹棍狠狠地插入炮膛，巨大的炮栓关闭，……每一步都让人肃然。

坑道口，石林没精打采地在擦着 82 迫击炮的炮身。班长吴铁边擦瞄准镜，边不耐烦地冲石林吼了一声：“我说石林大公子，你倒是动作快点儿啊！一个破炮筒子就是擦不完了？”石林眼睛一瞪，就想和吴铁吵。旁边的战士李方拍了拍石林的肩，示意他不要着急：“来，石林，我来擦炮身，你来擦炮弹。”

石林用眼睛剐了一眼吴铁，挪到李方的位置上坐下：“这都什么年月了，还用这破家伙，看前头，152，那叫过瘾。名义上咱们也是这岸炮连的，可是连打炮什么样还没见过呢。真臭。”

吴铁：“别看 82 迫击炮不起眼，要是敌人上了岸，还得看咱们的。那 152 能打山后啊？别想三想四了，好好干好本职工作是正经。”

石林眼睛一横：“什么想三想四？你有话说明白。”

吴铁：“我说得还不明白？你要不想三想四，能从祖国大西南一竿子跳到咱们这渤海湾海上？也就是仗着你爹是个官呗，怎么着，委屈你啦？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？我仗着什么啦？啊？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啊？”说着石林就站了起来。

吴铁眼睛一瞪，也站了起来：“嘿，牛大了？你横什么啊？”

李方一看不好，站在了二人中间：“石林，你怎么顶撞班长啊？你坐下！”说着，使劲拉石林坐下。石林哼了一声，坐了下来。

吴铁：“石林，我告诉你，别看你是个官小子，我吴铁可不吃你这一套。到了咱们英雄三班，你就是块顽铁，我也得给你拧个花出来。我还不信了。”

石林噌地又站了起来：“你吃扒皮狼子鱼吃多了？上火是不是？你拧拧试试！”

李方赶紧站了起来，按住石林的肩：“石林，少说几句。班长，你也消消气，石林他是新手，不会干嘛。”

吴铁：“新手？来咱们班多长时间了？一年多了吧？还新手？我看是思想不端正，不安心海防事业，怕苦怕累。”

石林：“谁怕苦怕累了？我哪点怕苦怕累了？你倒是说说。”

文书郑良红走了过来：“石林，你又犯什么牛脾气啊？怎么和吴班长顶上了？”

吴铁：“文书来得正好，回去给连首长反映反映。你看，一个炮筒子擦了快两个小时了，还和三花脸似的，说说还有理了。不就是仗着是个官小子吗？这都什么年月了？自来红那一套不行了，得好好地改造。”石林脸一红，又想和吴铁吵。

郑良红摆了一下手：“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影响多不好啊？噢，吴班长，连长让你们休息了。实弹射击结束了。”说完，郑良红拉了石林一下，“来，石林，我有事儿找你。”

郑良红把石林拉到岸边。

石林：“他就是看我不顺眼，没个好。”

郑良红：“吴班长人不坏，就是性子暴，你不能老和他上火。论起来你也是个老兵了，怎么这也不懂？”

石林：“是他和我老上火。我看他是扒皮狼子鱼吃多了，火大。”

郑良红：“说什么呢？吴班长他是家里有了烦心的事儿，心情不好。”

石林：“家里？什么事儿啊？”

郑良红：“不说他的事儿啦，说你吧。石林，是我从岸上接你来的，咱们是好朋友了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，你心里的这堆火，得熄熄

了，不然，早晚得烧出事儿来。”

石林：“我心里的火？我有什么火啊？”

郑良红：“心里没火？可是怎么来了一年多了，我可是没见过你的笑脸啊？”

石林：“笑脸？别逗了，在这个鬼地方还能有笑脸？别说见长头发的了，就是短头发的也见不着，这整个一个苦役犯啊？”

郑良红看了一下四周：“石林，说什么呢？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咱们这是为国戍边、守卫海防，你的阶级觉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可是危险啊！”

石林：“……不就是形容词吗？当什么真啊！”

郑良红：“我可是告诉你，你的思想可真得好好反省反省了。不然，非出大事儿不可。到时候，别看你是干部子女，谁也保不了你。”

石林：“吓唬谁啊？我怎么啦？哎，求你的事儿呢？”

郑良红笑了一下，不情愿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：“这酒曲是我上次探家带回来的，就剩这些了，你可不能一次都使上，得分个几次，知道吗？”

石林：“这个我知道。过去我战友就是你们四川的，我知道怎么弄，你放心。”

郑良红：“真的，一定少放点，出了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石林兴奋地打开纸包：“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这又不是毒品大烟……”

团卫生队。这是一个林木葱郁的山坳，几排营房掩映其中。房前林阴处有几个伤员病号在休息。林东东一身护士白衣，夹了一本书走了过来。她长得极美，体形与步履更是少有的出众。伤病员们的眼光一下子都被她吸引过来。林东东感觉到了周围投射来的眼光，有些不自在。

一辆汽车疾驶过来，停在了卫生队门前。女医助卫红卫从车上跳了下来：“小林，快，来抬担架，有伤员……”林东东赶紧跑到车子跟前，同卫红卫和另一个男卫生员一起将担架从救护车上抬了下来。担架上躺着一个面目清癯、神情安静的便衣青年人。林东东边抬着担

架，边问一边举血浆瓶的女卫生员蒋秀美：“秀美，什么伤啊？”

蒋秀美：“是自杀，切腹。”林东东吃了一惊。

卫红卫哼了一声：“刚放了日本电影《山本五十六》，中邪了吧？”

手术室众人一通忙活，伤员静躺在手术床上。卫生队长、老军医刘中行举着两只戴了手套的手走了进来，冲一个军医说：“叫队里没事儿的都来看手术，这是个学习的好机会。”军医点着头走出去。

卫红卫冲刘中行请示：“刘队长，用什么麻醉方法啊？”

刘队长：“还用问吗？针刺麻醉。”

卫红卫面有难色：“队长，行吗？我可是就学了一个星期啊？这可是大手术啊？”

刘队长脸色一暗：“你怎么搞的？要是上了战场还是这个状态？去，冲着它念三遍。”刘队长说着把嘴向墙上一努，正对着墙上那张毛主席语录画。卫红卫还在犹豫，刘队长眼睛一瞪，“你倒是快啊！”

卫红卫吓了一跳，不情愿地走到语录画跟前，轻轻地念了起来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下定……”就在她念语录的时候，林东东、蒋秀美，还有其他几个护士、卫生员模样的男女士兵走了进来，在手术床一旁站了一排。林东东一脸的紧张。

刘队长冲卫红卫喊：“你念佛呢？快点吧！”卫红卫转身来到手术床前，拿起了一把银针。刘队长冲旁边一排人摆了摆手：“今天是清理伤员腹部创伤，然后缝合，你们看清楚卫医助针刺麻醉的穴位。”众人点头。

卫红卫紧张得满头是汗：“大家注意了，这是合谷，这是内、外关……”林东东咧着嘴、瞪大了眼睛看着。

手术室外一个中年军人神色紧张地在门外等待。洪丰收走了过来：“哎，这不是养殖场的王场长吗？切肚子的是你的兵啊？”

王场长一脸的官司：“是洪教导员啊？你也住院？切肚子的是我的人，可不是兵。他是左太行，就是那个……噢，走资派的儿子，就是北京那个……你没听说？”

洪丰收一脸惊诧：“哟，就是他啊？听说过，全国不就那么几个大走资派吗？全军上下谁不知道啊？哎，你怎么把他搞自杀了？这次你们可要出名了！”

王场长：“你就别说了，你不看我这头汗？要是出了人命，我可就完了……哎，老洪，你怎么啦？”

洪丰收：“我胃肠功能紊乱，小毛病。”

手术室内卫红卫一边擦着汗，一边冲刘队长说：“刘队长，好了，都扎完了。”

刘队长：“完了？效果怎么样？蒋秀美，试试他的反应。”蒋秀美拿起了一根银针，扎了一下躺着的左太行的肚子。林东东咧着嘴不眼看。左太行紧闭着眼睛，没有反应。

蒋秀美：“队长，伤员没有反应。”

刘队长回头对一排观看的人说：“大家看到了吗？我们祖国伟大的医学多么了不起，只要小小的几根银针，就可以达到麻醉全身的目的，可以做大手术，有了这种技术，我们就不怕帝修反对我们的战略封锁，在战场上就可以从容地抢救伤员的生命……”

蒋秀美轻声打断了刘队长的话：“队长，伤员好像要醒。”刘队长停止了说话，转过身来，看着左太行。左太行嘴角有些颤动。

刘队长：“快，手术！拉开腹腔，清创。”他拿起了手术刀。林东东看着左太行腹上巨大的伤口，脸色惨白，额上布满了虚汗。正做着手术，突然，左太行大叫了起来——一股血喷上了刘队长的脸。

刘队长急得大叫：“快，按住他，不要让他动，不然，要出事儿！”几个观看的人冲了上去，分别压住左太行的四肢。蒋秀美压住了左太行的一条腿。林东东吓得挖掌着双手。

刘队长：“林东东，你看相啊？快上手！”林东东赶忙冲上去，压住了左太行的左胳膊。左太行显然疼极了，大声号叫着、骂着……刘队长擦了一下脸上的血，立刻成了大花脸：“林东东，给伤员念最高指示，让他坚持住！卫红卫，继续扎针！”卫红卫一脸紧张地往左太行身上继续扎针。

林东东面无血色地问刘队长：“队、队长，念哪一段啊？”

刘队长：“看吓得你，战场上也怕啊？念既来之啊！”

林东东浑身抖着冲左太行的耳朵边上念起来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自己完全不着急，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……”

刘队长：“当是唱催眠曲啊？大点声啊！”

林东东提高了声音：“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，直到最后战而胜之……”左太行还是拼命号叫。刘队长也有些毛了：“卫医助，你倒是再扎几针啊？”

卫红卫有些哭腔了：“队长，没地方扎了，该扎的地方都扎上了。”

刘队长：“那就帮着快缝吧，看景啊？！”

手术室外王场长在门外不停地来回转着，听着里面的喊叫声，一脸焦急。洪丰收递了一支烟给王场长：“这不像是做手术啊？怎么听着像杀猪啊？”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了，林东东从里面冲了出来，直奔墙角，蹲下不停地呕吐起来。

王场长赶紧来到林东东身边：“这位、这位护士，左太行没事吧？”林东东边哭边呕，根本说不出话来……

夜晚，车子岛炮连战士宿舍。石林没有睡，他点着一只很小的电池灯在看一本《战争论》的书，著者：克劳塞维思。听到门外有声音，他赶紧关上灯，把书放到枕下，闭上了眼睛。吴铁提着枪从门外走了进来，来到了石林的床前，捅了一下石林：“哎，起来了，该你的岗了。”石林噌的一声从床上跃起，快速地穿衣服。

吴铁一边卸装，一边自语：“今天挺顺溜啊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”

石林提着枪从屋里出来。他活动了一下身子，四下里看看，然后把钢盔往头上一戴，枪往身上一背，快步冲炊事班走去……

团卫生队，刘队长带着几个手术人员在作总结：“这次手术，虽然针刺麻醉没有成功，可是并不能说明什么，何况卫医助在军医学院才学了没有多长时间，还缺少经验。好在我们群策群力，及时结扎了伤口，保住了伤员的性命，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次经验。卫生队党委还准备为负责针刺麻醉的卫医助请功……”卫红卫一脸的迷惘。

蒋秀美端了一杯牛奶走进了左太行的病房。左太行闭着眼睛，还在不停地哼哼。蒋秀美看到左太行的额上都是冷汗，她便拿起柜里的敷料纱布为左太行擦拭。左太行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蒋秀美认真地擦

着左太行的伤口并没顾到左太行在看她。她一边擦，一边心疼地皱起了眉。左太行看到了她眼睛里有发亮的东西，他赶紧扭过头，看着不知所终的远处……

石林在伙房里到处搜寻，终于在一个大盆里找到了剩米饭。他从头上抓下钢盔，狠狠地从盆里挖了一盔……

蒋秀美抬起头，看到左太行睁着眼，便赶紧用袖子轻擦了一下眼角，冲左太行轻轻说：“喝点牛奶吧？队长说，不打麻药好得快……真的。”左太行看了一眼蒋秀美，有些意外。蒋秀美端过牛奶，开始喂他喝……

石林轻轻推门进了宿舍，又轻轻走进了贮藏室。他从兜里掏出了纸包，将酒曲倒进了钢盔的米饭里，一脸的得意……

海上清晨。车子岛码头，孟林送李丽芳上船。李丽芳穿着一身没有领章、帽徽的军装，依然亭亭玉立，风采动人。不少码头上的士兵都在注视着他们。孟林看了一下四周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我听说我的转业报告也要批下来了，你先回去也好，两个人一块儿安排是有些难，组织处说地方的文艺团体也都散了，要人的不多。”

李丽芳的眼睛有些潮：“孟林，早点走吧，这个鬼地方我真是再也待不下去了。”

孟林：“丽芳，小点声，看有人看着咱们呢……对，把泪擦擦……都说你是小资调，就是改不了了？”

李丽芳擦了一下泪水：“怎么啦？我现在不是文工队员了，不是军人了，还不兴哭啊？”

孟林：“好了，别哭了，该上船了，路上小心啊！”丽芳想拉孟林的手，孟林赶紧推开了李丽芳，“小心，人都看着呢。”

李丽芳：“孟林，你可要赶紧要求转业啊！我一个人在省城住，害怕……”说着泪又掉下来。

孟林：“好了，我一定抓紧办，好了，报到的手续装好了，可不敢

弄丢了。我真怕你这个马大哈……”这时，交通艇上的一个军人冲他们喊：“孟队长，要开船了，别舍不得了！”

孟林提起了李丽芳的包，扶她越过船舷：“安顿好了，来个信儿。”李丽芳接过包，一扭头，往船头走去。旁边军人大喊了一声：“解缆——”交通艇离岸了。

李丽芳倚在船头，捂着嘴，极力不让自己哭出来。一旁，有几个船上的士兵在议论：“大明星李丽芳走了，咱们看不到她跳舞了。文工队这下子可真是全完了。”“让我也得走，把人家头发都剃了上台斗，谁受得了啊？”“不知当官的是咋想的，就那么个文工队，还弄散了，不想让我们当兵的有点儿娱乐了，妈的！”“你嘴干净点儿，不想好了！”岸上，孟林眼睛有些红，他扭头就走，一直不回头。

李丽芳看着远去的孟林的身影，流着泪，小声地念叨：“孟林，我想走，可是，我真的不想离开……”

林东东端了药盘进了左太行的病房。左太行已经清醒了，呆呆地看着屋顶。林东东把药盘放到床头上，拿出了其中的一小杯：“左太行，吃药了。”左太行看了林东东一眼，张开了嘴。林东东有些气，“伸手，自己拿着。”左太行面无表情地看了林东东一眼，从被子里伸出手来——那是一只伤痕累累的手，旧伤上还有新伤和裂口。

林东东吓了一跳：“哟，你这手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”林东东赶紧上前扶起左太行的头，将药倒进了左太行的嘴里，心里不落忍。

吃完了药，左太行神情灰暗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们不该救我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不该救你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？要寻短见？好了，好好睡一会儿吧……噢，我来看看你的手……两只都这样吗？”林东东说着从被子下面拿出了左太行的另一只手——这只手也像另一只手一样，惨不忍睹。林东东啧了一声，“你干的是什活啊？手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”

左太行像被触动了心事儿，又轻轻地念叨了一句：“你们真不该救我。”

林东东轻轻地把左太行的手放进被子里：“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去叫医生，给你看看手。好好睡啊。”说着，林东东端起盘子走了。走

到门口，她又不放心地看了一眼左太行，显然她被这个身心俱疲的年轻人震撼了。左太行闭着眼睛，还在念叨着……

车子岛是个只有零点几平方公里的小岛，像块海中的大礁石。战士的“篮球场”也只有几张床大小。石林看着几个战士在“篮球场”上打球。文书从屋里走出来，石林马上迎了上去，拉着文书往炊事班走。

文书：“哎，你干什么啊？我还有事儿呢。”

石林：“有什么事儿啊？今天不休息吗？走，看炊事班杀鸡去。”

文书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”

石林：“我还骗你？你面子大，把鸡肠子要来……”

炊事班门口一个战士正在择菜。文书和石林走了过来。

文书：“小胡，今天杀鸡了吧？”

小胡一笑：“你们真是属黄鼠狼的，那不，肠子在那个碗里呢。”

文书走到窗台前，端过碗交给石林：“石林才是属黄鼠狼的，他的鼻子好使。”

石林兴奋地说：“小胡，够意思，哎，回头我给你带个母的来。”

小胡：“去你的！”

“看看，瞎想了不是？我说的是螃蟹……”

石林拿了一根绳子拴了一挂鸡肠子蹲在礁石上，一只手轻轻地往上拽绳子，一脸亢奋。当鸡肠子快到水面的时候，石林将手里的脸盆往下面一抄，七八只大螃蟹就落到了脸盆里，石林高兴地大笑起来……

石林把文书拉到礁群僻静处，二人开始一边大嚼螃蟹，一边抱着钢盔喝米酒。

文书：“石林，可不敢喝太多啊？这米酒也醉人的。”

石林：“扯，在家里跟我爸喝白干，我一次喝多半杯呢。”

文书：“你爹真惯你。”

石林：“我爹的逻辑，不喝酒，就不是真汉子，上了战场就草鸡。”

文书：“这什么逻辑啊……哎，你不是和你爹犯相吗？怎么这事儿

倒听你爹的啊？”

石林：“这点儿上英雄所见略同。”

文书：“哎，悠着点儿，喝多了上脸，让连长看见了就麻烦了。”

石林：“今天休息，都拱猪呢，没人管，你别喝多了就行，我、我没事儿。”

文书接过钢盔，轻轻地喝了一口：“要的，就是这味道，真是好喝。哎，石林，我怎么看你最近情绪不对啊？老是和同志们顶牛，你这样下去是要犯错误的啊？”

石林：“扯，犯什么错误？大不了这个窝囊兵不当了。看看咱们待的这个地方，没水、没土、没树、没人，下海洗澡都不用穿衣服。想去洗澡吧？可是回来没水洗！你说说，有什么劲？”

文书：“没说到点子上，最主要的是见不到姑娘吧？”

“说到点子上了。见不到姑娘不要紧，关键是什么人也见不到，整天就这几十张熟脸儿。多没劲啊！来，喝酒。”石林抱起钢盔，喝了一大口，“我老爹让我好好干，当英雄，扯，当劳改犯还差不多。哎，咱们真生得不是时候，像我爹，啊？真刀真枪，威风八面，那兵当得那叫个值，你看看咱们，也就是偷副鸡肠子，抓个螃蟹，钓个小鱼什么的，没劲透了。”

文书：“错了吧？咱们这可是海上钢钉，打不沉的军舰，京津锁钥，是要塞军事重地，敌人来了，咱们是首当其冲。”

“胡扯吧，现在边境上天天打，未见从咱们这儿来的，好了，喝酒。”石林抱起钢盔又喝了一气，递给了文书。文书正要喝，突然有军号声响起：“哟，连长找我呢，我走了，哎，我脸不红吧？”

石林：“没事儿，你走吧。”

文书：“哎，你少喝点儿啊？早点儿回去。”

石林：“我知道，你走你的吧……”

这是一间典型的女兵宿舍。林东东的同屋是女卫生员蒋秀美，虽然一看就是农村入伍的战士，但人长得还算漂亮，她用注射针头在刺绣一个鞋垫。林东东躺在床上看信。

东东：

咱们军区歌舞团重新成立的命令已经下来了，乐队的不少人已经回团报到了，歌舞队的第一批回团名单也已经公布了。听说没有你的名字，你得想想办法，托托人。大军区文工团恢复，是中央文革的决定，是为了排演样板戏。咱们团准备先上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，你是舞蹈尖子，应该有你的用武之地。你在小岛上还吃得消吗？注意可不能吃胖了，功也不能丢，你可不能在那个鬼地方待一辈子。我现在正在上下活动，托人找关系，我虽然功夫不如你，可是无论如何也得回团里。我在这个山沟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我都快疯了……

林东东叹了一口气，把信塞到了枕头底下。秀美看了一眼林东东，放下手里的活，从床头拿了一个小布袋，递了过来，“东东，给。”

“什么啊？”

“地瓜干，我从家里带来的，溜软的，可好吃了。”

林东东接过来，从里面摸出了一块，咬了一口：“我说你怎么这么胖呢，天天吃这吃那的。秀美，我发现你的肚子不是肚子。”

蒋秀美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林东东笑笑：“整个一个粉碎机。”

“俺不像你，吃饭和吃药似的。哎，东东，你们这些舞蹈演员都是怎么长的啊？啧啧，有腰有腩的，哪像俺们啊，看，水缸差不多。”

林东东笑着说：“体形要从小练。哎，你长得那叫结实，是工农兵的形象。”

“俺不想要什么形象，俺就想长你那个样。哎，俺可看出来了，那些男兵，一见了你啊，双眼皮的都成了单眼皮了，单眼皮的都成了，都成了铃铛了。”林东东一噤。蒋秀美做了一个夸张的斗眼的样子，“真的，都这样的……”二人大笑起来。

林东东起身捶了蒋秀美一下，抢过她手里的鞋垫：“哟，真漂亮，是给相好的吧？”

蒋秀美勉强地笑了笑：“什么相好的啊？家里给定的，在乡革委里做饭的，俺到现在没同意……”

“哎，秀美，讲讲，你家里是怎样给你说亲的？”

“有什么好说的啊？俺在家里喂猪，俺爹见天天黑去他们食堂偷泔水，这一来二去的，家里猪没喂多肥，却要把闺女搭上了……俺那

个笨爹啊……”秀美一笑，“哎，东东，你在军区文工团十来年，一定有了心上人了吧？”

林东东把鞋垫递给蒋秀美，坐回了床上：“没有，那时候光知道练功、排练、演出，没想过个人问题。”

“不会吧？你天仙似的一个美人，会没有男的追你？”

林东东：“我们团里都是我这样的，我长得还不算好的呢。”

蒋秀美：“啊？美人窝啊？怨不得……哎，那男的也长得俊吧？”

林东东：“没注意过，还行吧？”

蒋秀美：“骗人，没注意过？谁信啊，哎，林护士，把影集拿出来看看，行不？”林东东笑笑，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影集。秀美指着一张合影，“这里头有你啊！”

“这是我们舞蹈队的合影。”

“瞧瞧，还说男的不俊，一个个都长得像吕布啊……哎，东东，你听听，我这些天歌唱得怎么样了？要是唱好了，你可得介绍我进你们文工团啊！”

林东东吓了一跳：“啊？你想进、进我们团？不会吧？”

“真的，你来听听，我这些天练得可认真呢。我唱啦！”说着蒋秀美拉腔唱了起来，“人人那个都说哎……”林东东苦笑着摇头。

石林一个人坐在礁群喝米酒，正喝得兴起。突然，集合号响了起来。一听到号声，石林站起来便跑，可腿脚一下子不管用了，一个跟头栽到了礁石的缝里……

操场上炮连全体集合。几十名士兵列队整齐。

连长：“都到齐了吗？”

“报告连长，除了迫击炮班的石林，其余的全都到齐了。”值班的排长回答。

连长眉头一皱：“吴班长，石林哪儿去了？”

吴铁脸色阴沉：“报告连长，石林没有请假。”

连长：“瞎胡闹，赶紧去找！”

文书：“报告，我知道石林在哪里。”

连长：“你带人去找，快点儿！”

文书带了李方在找石林。礁石上，他们只看到了放了螃蟹的脸盆和钢盔。文书和李方大叫：“石林——”石林昏死在石缝中，满脸是血。涨潮的海水冲击着他的身体……

洪丰收躺在病床上看《毛选》。一个护士走进来：“洪教导员，你的电话。”洪丰收答应着起身：“我是洪丰收，是冯副营长啊？什么？车子岛出事儿了？怎么啦？生命没危险吧？我知道了，你马上打电话，请守备区赶紧派快艇送他来卫生队，好，就这样吧。”放下电话，洪丰收轻轻骂了一句，“乱了，全乱了。”说着摸出了一支烟点上。“洪教导员，这里不能抽烟。”护士走过来说。洪丰收只好掐灭了烟。

电话又响了，护士接起电话：“我是四团卫生队，什么？知道了。”护士捂住了话筒，眼睛瞪得老大，“洪教导员，要塞政治部柳主任、要、要找你，挺火的……”

洪丰收脸色一下子变了，他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上前接过电话：“柳主任，我是洪丰收。”

柳主任：“你这个洪丰收，你是怎么干的？车子岛连一个战士喝酒出事儿你知道了吧？”

洪丰收：“我知道了，刚接到报告……老首长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柳主任：“你先听我说，你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怎么做的？啊？天天出病号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啊？这次要是出了人命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电话断了。洪丰收拿着电话，一阵发蒙。

几个护士抬着担架快步走进了手术室。担架上躺着石林。洪丰收一脸冰霜地站在手术室外。手术室的门砰的关上了。连长一脸的难堪，走到了洪丰收跟前。

洪丰收：“是那个首长家的公子叫石林的吧？”连长点了一下头。

洪丰收：“告诉你，这次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……”

手术室内刘队长带着卫红卫等人在抢救。石林闭着眼睛躺在手术床上。刘队长抬起头来，诧异地对卫红卫说：“哎，怪事儿啊，这小子竟然没有骨折？”

卫红卫：“伤得不轻啊？不会吧？”

突然，石林睁开了眼：“军医，我没摔坏啊？”

刘队长脸色变了：“你、你没晕啊？搞什么搞！”说完气哼哼地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洪丰收和连长赶紧迎了上去：“老刘，人怎么样？”

刘队长气哼哼地回了一句：“怎么样？逗猴！”说着扭头走了。

洪丰收闹蒙了：“逗猴？逗什么猴啊？”

左太行病房里，石林浑身上下包的都是纱布，百无聊赖地坐在床上。他看到躺在一边的左太行直皱眉头，便问：“哎，同屋的，你叫左太行吧？你挤眉弄眼儿的干什么啊？什么地方痒啊？”

左太行：“嗯……没什么……我就是、就是想喝水……”

“想喝水？你早说啊！”说着，石林下了床，准备为左太行拿水杯。

左太行：“你别忙，我不喝……”

石林：“什么意思啊？”

左太行：“喝了就想上厕所，这肚子里的……已经装了一夜了。”

石林笑了：“你真逗，说话大喘气，你直接说要解手不就结了？”说着，他从床下拿出了便盆。

左太行：“不好意思，这怎么行……”

石林：“都是男爷们儿，有什么啊？”

左太行：“那也不行……尿不出来。”

“好，还真有别致的，没关系，我给你安排好了，我就先回避。”石林说着，就动手掀左太行的被子。

左太行：“这太不好意思了……”

护士办公室，林东东边收拾东西边说：“秀美，麻烦你，去帮我给左太行换换药。”

“好啊。”蒋秀美痛快地答应。

石林显然已经和左太行熟了，说话也放肆起来：“其实我半道上就醒了，可是没敢睁眼，一是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摔坏了。再就是想上大岛，想来住住院，你想，起码能见个女护士什么的，是不是？”

左太行想笑，可是疼得一咧嘴：“你别太逗我，我肚子不行……”